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繪製台灣女性社群圖像 Mapping Taiwan Women's
Communities (WR41)--網路世代的女性自我圖像與性別展
演：以入口網站的交友平台為分析對象 (WR41)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629-H-006-003-

執行期間：96年11月01日至97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王右君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呂佳蓉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淑君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01月26日

壹、 前言：

台灣入口網站所經營的交友平台，是當前社會中眾多追求愛情或婚姻的尋常男女之中介者。在交友平台上，每一個會員都擁有自己的專屬空間以文字和貼圖表述自我，並且透過平台首頁上的搜尋引擎，依照年齡、性別、外型、職業、學校、居住地區，交友關係，甚至星座，找尋理想伴侶。在這個以浪漫情事或婚姻為終極目標的社交空間裡，每一個人都在某種標準下被搜尋，被觀看。每一種搜尋或觀看的方式，都說明著一種俗世愛戀或婚嫁的準則，以及這準則下所含藏的性別關係和社會價值。而徵友者選擇在這虛擬社交空間中現身的自我，不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多少回應著這些性別關係和社會價值。其中，個人檔案中的自述做為自我敘事，正是在此一社會情境和異性視凝下，個人打造自我形象的一種路徑。

本研究以尋找異性戀關係女性為對象，聚焦於網路交友平台上的女性自述，並關注網路自我敘述和性別展演兩者之間的關係；在把梳網路交友平台上展演性言辭(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同時，檢示這些言辭如何與當前的性別論述進行對話。值得注意的是，這觀看下的性別展演，是否巨服於單一力量與價值，抑或是在多重勢力交雜中完成。當前的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之中，性別意識未能由單一框架所約限：傳統性別規範勢力殘存未散，女性主義在歷時三十載的進程中益趨異質，而無所不在的通俗文化在滲透每日生活之餘也參與著性別意識的形塑過程。這些殊異，甚至對峙的性別框架與論述，透過不同的形式召喚著當世的女性，形成個人自我建構的內在參照系統的一環。然而，這些召喚，果真能貫徹始終，全盤主宰著個人性別展演與自我形構，抑或是，在個人的接收與詮釋中被抗拒或協商？而做為性別建構場域中互相競逐的多重勢力，這些規範或論述，是否可能在個別話語行動中同時冒現，成為一種眾聲喧嘩的樣態？

貳、 研究方法

為探討前言中所提出的問題，研究者採用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內容分析等方法，逐一檢示前述問題。從2008一月至三月間，研究者以奇摩交友網站¹上尋找男性友人的會員為對象，根據其自我介紹文字中的展演性，從700個會員檔中篩選出183個年齡在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會員，收錄其自我介紹做為話語及內容分析的樣本。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事先知會奇摩交友站的管理者並了解其操作規則，且在徵得交友者同意的原則下，擇取自我介紹上的文字做為言說分析的樣本。此外，研究者並尋找到六位願意配合的女性，個別進行一次到三次的訪談，藉此，研究者試圖接合個人生命經驗，自我書寫以及展演行動之間的關係。

這183份自述樣本中的文字，依文句之間的相關性，被拆解成560個言語行動(speech act)後，依其引述性分成三個層次編碼。第一個層次為言說引述的範疇，分別依女性主體形構的言說節點(nodal point)「女體的外顯(appearance)」(以下簡稱「女體」)、「女質」、「女性社會角色」(以下簡稱女性角色)和「女性情愛／慾」，做為編碼的類目²；第二個層次為言說引述的對象，區分為「傳統性別規範」、「女性主義論述」和「流行文化框架」三種言說勢力³；第三個層次為言說引述的形式，區分為「正面」、「對抗」、「協商」和「眾聲喧嘩」等四個類目，以區辨個人如何在不同的性別言說範疇中，與不同的言說勢力，進行姿態各異的對話。據此，研究者共區分出四十種性別展演行動的類目，並依此將上述560個言說行動進行分類並逐項計算。為了解年齡差異可能代表的意義，研究者並以五年做為

一個級數，註記了言語行動者的年齡（見稍後列表）。其中內容分析所顯現的數字，在受限於樣本數量的情況下，或不能精確說明普遍性，但大致勾勒了交友平台上，以女性為行動主體的性別展演圖景⁴。這個性別展演圖景的勾勒，或可與交友平台之外社會空間的性別展演圖景做比對，或可做為進一步相關調查的依據，則有待後續研究補進。

以下篇幅將依序依照前言中提出的問題，分別就性別展演—言說引述中所涉及的言說節點和展演—引述模式，以及性別展演所呈現的集體圖像和圖景，陳述本研究的結果並討論研究發現中所涉及的議題。由於本研究涉及大量文本分析，文中僅以典型案例做為討論對象。所有報告中所引用的文本案例均列在附表一之中，以供對照。此外，內容分析的呈現，除文中討論之外，亦以圖表方式列於附表二。在文獻探討方面，為求論述流暢，報告中將依本研究所涉及的理論以及方法學框架，依各項研究發現鋪陳之序，夾雜於文中梳理。至於本文中不及累述者，則以章節附註方式處理。

參、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性別展演—言說引述的節點與模式

奇摩交友平台上的會員個人檔案中，在一長串以點選方式填寫的個人資訊、背景資料、擇友條件、興趣描述和學校資料的欄目之外，有一個名為「關於我」的空白空間，可以提供會員自由書寫，描述自己。自述內容不限形式，可以隨時更新。在研究者採樣的過程中發現，這些自述多以短句、分行、經常不加標點符號，和白話、幾近口語的方式書寫，與自BBS時期即發展出的台灣網路書寫模式有著一致性。不同於自荐性或回顧性的自傳書寫，這些自述比較傾向用片斷、近乎喃喃自語的方式說話。在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回顧中，這些自述通常是即興完成，沒有經過太多的構思。有些受訪者表示，她們有時會隨興更新自述，把當時一些想法或聽到、看到的事物、話語加入自述之中。這些自述，在自覺男性的凝視下現身，正如莫薇所敘，她看著男性觀看著自己⁵。在尋覓情愛或婚姻的動因下，她展演著一名女性，一名欲求被男性欲望的女性。而此般欲望客體的形塑，總是在一種動態的過程中行進，隨著展演者所在的時空與心理樣態而生。

也因此，一則交友平台上的自述，成為書寫—言說—展演行動的三位一體。例如，一名暱名「Ψ~PEGGY~Ψ」、自稱23歲的女孩用典型的交友平台文字，進行著「關於自我之事實」的陳述(statement)（見附表一案例一）。在第一行文字中，她以「典型的獅子座」做為描述自我的框架，自第二行以下則是一連串有關「典型獅子座的我」之陳述。這些陳述勾勒出一個表面故作堅強、內在易感柔弱，渴望躲在大男人關愛和堅強羽翼保護的小女人。做為自述，這些文字實為一種自我再現；而這自我再現，在書寫者意識著自我的女性身份，並以男性為對話對象和凝視下，亦是一種展演其女性身份的言語行動。誠如J. L. Austin所言，任一言語做為一具有意向性和預期效果的行動，皆有其展演性(performative)⁶，則前引之自述文字，即可視為以一連串關於某種事實之陳述(constative)做為形式的言說行動：一個說話中的我(Ψ~PEGGY~Ψ)，藉由某種發聲姿態（典型女性獅子座的我）和陳述性話語（有關典型女性獅子座的我之種種特質），意欲在其聆聽者（交友平台上的男性會員）的心中，建立某種自我形象（期望大男人關愛的小女人）。

這一連串展演性的陳述中，說話者Ψ~PEGGY~Ψ的話語所展演的女性自我形象，包括「易感」、「柔弱」、「任性」等，集中於其女性特質（以下簡稱女質）的面向。研究者所搜

集的樣本顯示，「女質」的展演（或指涉某種女性特有的質地，或指涉某種女性特有的行為、心理及思維模式），是一種尋常的女性自我形象建構行動。這種有關女質的展演，可以透過說話者發聲的姿態（做為一名女性的我）和話語內容（做為一名女性的我之種種特質）加以辨視。Ψ~PEGGY~Ψ 的自述即為這種「宣稱式」的性別展演。有時候，女質的展演透過暗示性言語行動完成，必須在共享的文化經驗中被接收和解讀。一名女性會員在她的自述中表明希望在網站中結交男性朋友，並且在文中如此說著：「想要你們來，愛我，關心我，但是不可以欺負我哦，很討厭被欺負的感覺，這樣我會不理你的」。這段自述文字再現了一名說話者如何以小兒女式的口吻，向著潛在的男性對象，愛嬌地索求關愛。在一個視撒嬌為女性慣有姿態、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保護者和被保護者關係被普遍認可的社會情境中，說話者藉由這段文字所展演的，正是一種符合此一框架的小女人姿態。

除卻女質展演，就研究者觀察所及，交友平台上的女性自述所涉及的性別展演話語，尚環繞著「女性社會角色」、「女性身體」和「女性情愛／慾」等三個主要的面向。這些面向構成了女性主體形構的多重面向，也形成了涉及女性主體意識生產的言說節點。「女性」做為一種身份和主體位置，一方面藉由有關「女質」、「女性社會角色」、「女性身體」和「女性情愛／慾」的言說形構其概念，一方面也經由展演此等概念的行動（或宣稱性，或暗示性）得以實質體現。在同一個自述中，我們或可見到涉及單一言說節點的展演性言辭，或可見到多重言說節點的展演；易言之，在此以書寫為形式的單一行動情境（網路自述）之中，其性別展演行動可以是多重的，隨著文字的鋪陳而延伸。

在陳述個人所扮演的，或預期在未來關係（婚姻或愛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女兒」、「妻子」、「媳婦」是經常被直接或間接提及的幾種社會角色（儘管「照顧者」的形象出現在若干言說中，如「蠻會照顧人的」，「喜歡開車帶哥哥的小毛頭到郊外吹吹風」等，除了少數幾個尋找第二春的單親媽媽之外，研究者很少發現提及「母職」的話語）。「家」是這一系列女性社會角色的共同框架。許多自述者強調自己愛家、戀家，擅長家務和做飯（見附表一案例二）。除了這類宣言式的話語，女性角色的展演，也可能是透過陳述預期男性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而間接完成的。一名暱稱「精靈」、自陳「愛白馬王子」的女性，在自述中如此為自己所交往過的男性「打分數」，間接描繪她所渴望的是理想的丈夫和情人綜合體，同展著傳統性別意識中女性做為兩性關係中「依賴者」的角色（見附表一案例三）。

在有關情愛（慾）關係的自我陳述中，經常冒現自述者引用某些文本（尤其是通俗文本）的內容做為描述自己心境或價值觀的開場或補述。一名自陳目前單身，年齡在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的女性在自述中引述了一個一度經常在主流媒體播出的廣告。該廣告主要描述一名年輕女子在與男友分手後被迫搬出了對方的房子，開始學著一個人獨立打理房子和生活中的瑣事（見附表一案例四）。在這段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認曾在愛情中受挫而被迫學會獨立但是仍然渴求真愛的熟齡女性圖像；而此一圖像的輪廓，經由當下通俗文本（房屋仲介的電視廣告）的輝映下更顯清楚。在引述該文本並認同於文本中的女性之際，自述者也引述了潛藏於該文本中的論述：女性在失去男性依靠後，要學會獨立（或也暗示著，必須在失去依靠後，才知道要學會獨立）。

對於通俗文本的直接引述，在網路自述中隨處可見（有關其普遍程度，將於稍後的內容分析結果中進一步說明）。有些自述甚至直接引述劇情文本中的對白或流行歌曲中的歌詞，做為自我形象的一種補述。本節起首所引用的自述，其假借「典型獅子座」的框架做為形塑自我形象的書寫方式，亦可視為對於通俗文化的一種引述。在觀察網站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以星座做為自我形象的框架是交友平台上一種非常尋常的現象。做為一種流行

文化框架，星座話語所連結的，經常是某種刻板化的性別形象，例如柔情似水的雙魚女，或注重情慾的天蠍女等。如前述「典型獅子女」一例，這些刻板化的性別形象，往往透過一種拼貼的方式進入自述者的性別展演之中。據此，這些被引述的文本內涵、概念或文化框架，也在個別的言說行動(discursive act)之中，再次生產了被引述的性別概念或框架。

性別展演作為一種言說引述的實踐，不一定皆如前述例子般顯明易見。事實上，性別展演行動中的「言說引述性」(citationality)通常以更隱諱的方式藏身。前文所提及的「小女人」、「愛家女」和「依附者」等，即分別引述了傳統性別規範的不同面向。儘管交友平台提供會員張貼(並更新)照片的空間，在「關於我」的自我陳述中，身體的外顯(appearance)仍常常是女性會員著墨的對象。從訴說自己的身體特徵(「喜歡穿高領衣服／因為脖子長／喜歡穿迷你裙／因為腿長得還不錯」，或暗示自己身體的美麗(「她這輩子，都會很努力減肥跟維持美麗，／所以她運動，食量不大，也討厭甜食」)，這些有關美麗女體的話語，即使毋須指明出處，我們也能看到它們如何反映著當前美體／美貌工業與相關話語(包括廣告、報紙彩色副刊、各種時尚或以女性為市場的通俗雜誌)，以及這些話語中涉及的關於女體存在的價值(被凝望和賞玩)。

在延用德希達對於J. L. Austin 之言說行動的詮釋，以做為發展其性別展演(gender performative)理論的依據時，巴特勒(J. Butler)把梳了展演行動如何在引述性別規範之際，體現並鞏固了該規範的過程。在其論述之中，性別(gender)做為一種框架，並無先於行動之外的存在；換言之，性別的實質存在，必須在行動中逐漸累聚而生。回顧先前所述，J. L. Austin 認為言說(speech)之所以成為行動，在於其意向性與效果(或無效果)。而此一行動得以產生的效果或力量，依德希達所言，並非源於說話者的意旨，而是得自其所引述的前行話語或權威慣例⁷。前述的「小女人」、「愛家女」、「依賴者」，或「追求真愛的熟女」等話語，若果真能打動男性，引其垂愛(做為一種言說行動的效果)，其效力的源頭，亦不在於話語本身，而在其引述的性別意識／框架之中。值得關注的是，這種言說性實踐的再生產，也意味著權力的再生產。當某些言說一再地經由個體行動被引述，該話語可資生產的力量亦不斷累聚，終致滾雪球般，難以抵禦。

雖然從女質、女體、女性角色到女性情愛／慾，網路交友平台上充斥著對於傳統性別規範的反覆引述；然而，這些規範並非此間女性在形構其性別主體時唯一的參照點。前述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流行文化(或通俗文本)如何進入性別意識形塑／展演之中，並假此再次傳播。相對於斯，自七十年代萌芽，至八十年代後開始茁的本土女性主義論述，也在網路交友平台的女性書寫中，屢現蹤跡。尤其在女性社會角色上，不少自述者脫離了「家」的屋頂，強調自己在職場上的表現，引述著自八十年代以來開始冒現的專業女性形象。這類的言說引述往往以宣稱式的陳述出現(見附表一案例五)。

如同引述傳統性別規範和流行文化框架，宣稱式的言語行動，總是比較容易突顯其言說引述的範疇與對象。但正如前所述，引述性的言語通常以更隱諱的方式發聲，其引述對象亦更須經細細把梳方得以辨示。在研究者所搜集的樣本中，有若干自述呈現著與前述小女人圖象迥異的自我形象，例如「手叉褲、三七步」、「我~不故作／我~粗線條／我~很叛逆／我~沒耐性／我~很急躁／我~實話實說／我~不拍馬屁」，或「很粗魯不溫柔／很男子氣概／急性子／沒耐性／說話很大聲／反叛性強／同事都說我沒女孩子的樣」等。當我們靜思此般女性形象如何得其正當性和行動效力時，很難不慮及女性主義在過去以來對於傳統女姿、女儀、女質或女德等，所進行的顛覆和挑戰。也因此，研究者在編碼時亦循此思將此類言語行動納入引述女性

主義的類目之中。然而，當我們思及該言語與傳統性別規範時，又很難不去連結兩者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在單一言說行動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雙重引述性，一則正面引述了女性主義，另一則對抗性地引述了傳統性別規範。

除卻正面與對抗式引述兩種模式之外，研究也發現了展演行動的協商性；身處於傳統性別規範、流行文化框架和女性主義價值相互競逐的年代之中，當代的女性較諸於早先幾個世代的女性，面對著一個更趨複雜的局勢。經常，我們發現自己很難在單一框架或價值系統中做抉擇，在建構自我女性身份和主體性時，不見得可以經常在同一條直線上建立內在參照系統，也因而，我們經常陷入了無限的協商之中，在是與非、接受或對抗之間找尋第三條路⁸。往往，這種協商是在有意識中完成的，而這種協商式的話語引述，在其展演之間，也經常夾雜著自我合理化的言辭。一名宣稱自己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調處得宜的女性，自陳視結婚為要務，因為可以「給爸媽安心」（扮演傳統中的好女兒），想冠夫姓，才有「女人的歸屬」（呼應傳統婚姻中，女性與夫家的從屬關係），然而，她並不打算生小孩（違反傳統視母職為要務的觀念），只想把丈夫當孩子寵。這種自我形象的再現與展演，從其書寫脈絡觀之，顯然是以傳統婚姻觀關係做為協商對象。結婚、從夫姓是一種向「傳統古典」、「禮教」的退讓，而不生孩子是向「現代新潮」的前進，或其「反骨」的實踐，而「當自己」正是這種進退、協商下的產物（見附表一案例六）。

當試圖為自述文本的引述模式進行分類時，研究者發現，若干自述中所再現的自我，呈現著某種多重言說引述性。這些言辭所涉及不同性別意識，或歧義或對立，使得藉由此獨白言說所展演的女性自我，乍看形似披掛著異質話語的拼貼物。一名自許雌雄同體的女性，在其述中分別以「男人婆」、「老小孩」、「園藝愛好者」、「愛哭易感直脾氣」、「路癡」、「不諳人心只懂電腦」和「陰陽人」為其命題，做為在網路社交空間中的開場白（見附表一案例七）。這些命題各自涉及某些有關於「女質」或「非女質」的話語。「男人婆」，意即「非典型女性化的女性」，引述女性無謂的膽小（畏懼爬蟲類）和戀衣的刻板印象；「老小孩」，暗示其孩子氣，迎合女性宜純真的觀念和婚姻（或情愛）市場上對於年輕女孩的喜好；「園藝愛好者」，指向女性應宜家宜室的性別框架；「路癡」，引述女性不會認路的刻板印象；「不諳人心只懂電腦」，引述著男性懂機器但不識情趣的話語，對應一開始自許男人婆的陳述。在宣稱其男人婆形象時，自述者以引述刻板的女性形象（怕爬蟲類、不懂機器、戀衣），展演著「非傳統女性」的自我。在自許為男人婆的言語之間，自述者顯得舒適自在；換句話說，自述者並不以身為男人婆為負面價值。這種以身為非典型女性而自得其樂的姿態，呼應著本地女性主義者試圖突破刻板化性別差異的努力，據此，男人婆形象的展演，或可視為以間接的形式引述了女性主義的論述。相對地，「老小孩」、「園藝愛好者」、「愛哭易感直脾氣」、「路癡」等自我形象陳述，卻又一徑指向傳統性別框架。做為本段自述結論的「陰陽人」、「女兒身、男人味」一語，似乎又暗示著本質化的「男質」（相對於「女質」）的存在，反映了通俗話語中的性別本質論。

這種異質話語的多向引述，令人連想起巴赫汀（Bakhtin）所提出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在其探討小說做為一種文類的論述中，巴赫汀梳理了此一概念，指出不同形式的語言、聲音共現同一文本，形成一種離心和向心勢力相互碰撞的狀態⁹。在以獨白式自我書寫為形式的網路自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另一種形式的眾聲喧嘩發生：在單一自述文本中，容納著異質性別話語／框架的引述。與協商式引述相異的是，眾聲喧嘩式引述所涉及的力量抗衡，不在於自述主體與言說引述對象，而在於異質的言說之間。做為眾聲（異質性別說說）的接合者，其言說行動中所蘊涵的內在喧嘩性，適正反映著外在的眾聲喧

嘩(在同一社會脈絡中競逐角力的性別論述)。

同時，這種現象也提醒著我們，當代女性的主體形構，總是在對於社會性別規範／框架／論述的接收、詮釋和內化的過程中完成，當社會中涉及性別意識的話語異質性越高，女性主體形構也越可能呈現著異質性，而這種異質性，往往以紛亂的腳步出現。以前例而言，自述者在若干面向上接受並內化了傳統女質觀點，但在若干面向上又自許違反某些傳統女質表現(或間接地正面引述女性主義)，並引以為豪。事實上，這種內在的眾聲喧嘩，更容易出現在不同性別形構的面向(或言說節點)之間。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女性角色上正面引述女性主義者，卻在女體的面向上臣服於美體／美麗工業的框架：許多強調自己專業形象的自述者，也暗示著自己容貌或身體的美好。在稍後的內容分析中，我們將發現，美麗／體工業所建構的「美好女性」意識，可能是當前女性性別展演行動中(至少在研究者所關注的網路交友平台上)，影響力最大者之一。

不管是哪一種型式的引述，如訪談結果所示，交友平台個人案中的自述，經常是自述書寫者生命經驗的一個縮影，或反映著書寫當下，自述者對於自我生命的反思。在自述中自許為「半個男人」，但容貌非常女性化的「Sara M.」自陳，做為一個巨大父權家族中的長孫女，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被父親當成男孩撫養，而父親也一直扮演著她的最終角色典範。相對地，無聲而順服的母親，是她在自我身份建構的過程中所亟欲疏遠，卻又很難完全賤斥的。暱稱「惡女自療女王症」的受訪者，其自述充滿了一個單身、年近三十、事業有成的城市女性，在婚姻與自我實現之中徘徊的協商話語。其訪談顯示，這些協商性的話語，正是她在幾段過往情感關係中自省，以及與當前女性主義不斷對話過程的一個切片。署名「很想去流浪」，在自述中描繪一個「進入桃花源」之自我的受訪者，在訪談中坦言，雙親之間不平順的情感關係，使著自己對於婚姻和愛情總是既企盼又畏懼。自述中所沈緬的桃花源式美好境界，適正反現她內在所渴望的平靜和幸福。在自述中稱自己有一點「大女人主義」、「游走在傳統與現代之中」的「愛跳舞的野丫頭」(暱稱)在日常生活中鍾愛自己的女性身體但修正了傳統女性的依附者角色。這種生活策略，在某種程度上也正實踐著她的網路自我形象。強調父母情感專一對自己影響很深的「微笑女」在網路自述中所描繪的自我，也正是「正直坦白」，擁有真誠的心。這些生命經驗與網路自我展演的交錯，一方面說明著展演性言說與個人人生史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也解釋著個人與不同言說勢力間對話、協商，甚至對峙時，所依據的根柢。

二、性別展演的集體圖像和圖景

在上文中，研究者藉由檢視交友平台自述文本所涉及的展演性／引述性話語，指出這些話語如何環繞著各種關於女性主體形構的言說節點(女質、女體、女性角色和女性情愛／慾)，以不同的形式(正面、對抗、協商和眾聲喧嘩)，引述著當前社會中相互抗衡的性別言說勢力(傳統性別規範、女性主義論述和通俗文化框架)。依前言所述，研究者依此三個層次，區分出四個類目的展演行動，表示言語行動中所涉及的言說節點、言說勢力以及引述模式。透過編碼，研究者一方面經由集中分析個別的展演性／引述性言語行動，以歸類網路交友平台上所冒現的女性圖像。另一方面，也藉由編碼計量，以內容分析為方，試圖勾勒該平台上的女性性別展演圖景(見附表二)。

在這項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四個類目的數量為零，分別是111(女體面向上傳統性別規範的正面引述)、122(女體面向上女性主義的對抗式引述)、123(女體面向上

女性主義的協商式引述)、222 (女質面向上女性主義的對抗式引述), 和 322 (女性角色面向上女性主義的對抗式引述)。這幾個零各自代表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檢視的現象。

在定義傳統性別規範的女體時, 研究者主要以傳統觀念中的「女姿」、「女儀」為內容, 如「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等訴求女性端莊儀表的規範。至於「豐臀」等與生殖有關的傳統擇媳標準因與女性社會角色(母職)的連結, 並未被放在這個類目中(事實上, 在所有的樣本中, 只出現過一則有關豐臀的言說, 而且是被自述者用來說明自己不夠美)。而「豐胸」、「白膚」雖然也在傳統女體價值中(前者有助母職, 後者有助美貌), 但因為早已進入流行美體/美麗工業中, 並且重新符碼化(乳房不再意味食物而是性徵; 美白則以西方白膚為忌羨對象), 在分類時也被排除在這個類目之外。在有關於女性身體外顯的 89 段言說中, 沒有任何一個引述了傳統女儀; 此意味著, 姿儀端莊不再被此間女性視為一種魅力的表徵。相較於此, 我們可以看到在女體這個言說節點上, 對於流行文化框架的正面引述(131)佔了近一半(41/89)。這些話語引述主要以三種形式出現: 其一宣稱或暗示自述者擁有某些外貌條件; 其二宣示或暗示自己並未擁有某些外貌條件, 但認可該些外貌條件做為普同審美標準; 其三並未宣稱或暗示自己是否擁有這些條件, 但表明以此為目標。這些話語集中在幾種陳述上, 包括白膚、纖瘦、修長、小巧、大眼、年輕、穿衣(或肢體語言)性感、注重妝扮、有氣質、穿高跟鞋、長髮。在這些話語中, 也可以看到諸如「恐龍妹」、「紙片人」等流行術語的進駐。

相對於傳統女體和美體/美麗工業的女體, 女性主義論述提供了一種對抗的依據, 而這種對抗在前者(傳統女體)是比較明顯的。如前文提及, 若干自述者展演了對於端莊(或「女性化」)女體的抗拒, 而此一對抗引述亦為對於女性主義的正面引述。圖表的 112(對於傳統女體的對抗引述)和 121(對於女性主義女體的正面引述)兩個類目各佔有 9/89 和 8/89, 其中言說絕大多數為此類雙重引述。相較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對抗式引述女性主義論述的女體為零, 這代表的又是什麼呢?

回顧自八十年代以來的本地女性主義發展過程, 我們可以發現, 有關於女體的論述, 經常與母職(做為一種社會角色)連結(如生殖、哺育、家務勞動); 而有關於女體的外顯, 多集中於消解僵化的傳統性別框架, 或對於美體/美貌工業的批判¹⁰, 前者效力可見於前述 112 和 121 兩個類目, 後者效力則見於類目 132 中對於美體/美顏工業的反撲話語(11/89)。換言之, 女性主義在女體外顯的議題上, 主要是以一種反抗者的姿態進入公領域, 但是在提出批判的同時, 並未著力於提供一個替代性的正面形象。以台灣婦運指標性團體「婦女新知」為例, 在創會迄今逾二十年中, 僅出現過兩波涉及女體議題的活動。其一為早期(一九八八年)的反選美運動, 當時主要以反對物化女性為題旨。至於真正以女體外顯為核心的活動, 一直要到二〇〇六年後以「美的多元觀點」為旨所舉辦的系列活動才見蹤跡¹¹。「女性主義者的身體」做為一種概念, 從未在本地公領域中出現一致或統一的論述。這或也說明了為何我們在樣本中看不到對於它的對抗或協商式引述。

相較於此, 我們可以看到在女質和女性角色這兩個面向上, 女性主義論述的「干預功能」似乎較為顯著。在致力顛覆傳統女質或女性角色規範的同時, 一種積極的、堅強、具有行動力和人生(或事業)目標, 不以妻職/母職自限生命能量的女性形象亦隨之浮現。這種形象隨著許多女性企業家(如近來的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等指標型人物)和女性政治人物的冒現而強化¹²。在許多通俗文本, 包括訴求經濟自主年輕女性的電視廣告, 或以成功女性為主角的偶像劇¹³, 也可以看到此一形象的蹤跡。如果廣告和偶像劇均以追求市場極大化為目標, 那麼, 我們可以說, 這種女性形象已經在某一種程度上為年輕世代女性所接受,

並內化成自我價值的一部份。因而，儘管「利他」、「溫柔」、「善體人意」等傳統價值所讚揚的女質，以及宜室宜家的傳統女德，在網路交友平台上仍受到一定的引述（見類目 211 和 311），女性主義在此兩個面向上所致力推動的價值，亦受到一定的認可（見類目 221 和 321）。耐人尋味的是，雖然在此二面向上均未見對於女性主義論述的對抗引述（見類目 222 和 322 上的零），我們卻可以在列表上見到若干對於它的協商（見類目 223，323）。這些話語協商的對象，大多指向「堅強」和「超越妻職／母職」的兩個題旨，後者可以前述「要婚姻但不要孩子」（意即母職可以不盡，但婚姻和妻職不可棄）的例子為代表，後者則見於許多強調自己表面堅強但內心脆弱的話語，如前述「典型獅子女」。一名自述者即如此說著：「…總希望自己是個女強人或大女人，卻老是糊里糊塗變成小女人…」。

倘若有權力之處必有其反抗，那麼，我們似可反向推論，對於某種勢力之協商話語的冒現，亦暗示著該勢力的存在。在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尤其反映在前述主流媒體的再現中）的同時，女性主義在女質和女性角色上所推動的意識或許尚未強大到成為被對抗的對象，但其在場性已不容輕忽。

然而，如果我們把所有網路言說中的「大女人」均視為對於女性主義的正面引述，可能太過樂觀。「大女人」一詞在交友平台言說中的顯著性，並不亞於「小女人」。在這些話語的脈絡中，「小女人」一詞所指涉的，大致不脫前引「典型獅子女」所述，易感、柔弱、缺乏安全感，渴望有人依賴、保護。除此，展示其人純真、善良、迷糊，或傻氣等言說，也可視做「小女人」框架的週邊話語。這種「小女人」圖像，在本土產製的偶像劇中經常可見¹⁴。她們雖然局部引述了傳統性別規範（陰柔、良善），但是它所標示的「依賴」、「迷糊」，甚至「傻氣」，卻非傳統規範對於女性的期許（賢淑，利他，能善盡母職與妻職）。對應於這種「小女人」言說，在交友平台上的「大女人」，卻不盡然意味著陽剛、獨立、思慮縝密和具有行動力；事實上，通俗話語中的「大女人」往往溢出女性主義的藍圖，呈現一種特異的混生面貌，在幾段被研究者歸類在「大女人」框架的自述文字中可見一斑（見附表一案例八）。這些言說之間，呈現著一種相關性：說話者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不向男人臣服的自我；另一方面，這種不溫馴的女性姿態之間又存有著若干異質性。「想奴役男人(Carina)」、「反大男人主義(馨兒)」、「帶種(Leave me alone)」和「放肆撒野(Tina)」的言說，依序連結著「我要男人養家活口，也要寬容我的大脾氣」、「我要男人珍惜女人，讓她做自我」、「我要在愛情關係中坦直行事，不要再顧忌別人」、「我自在追求自我，可以接受再來」的意涵。後三者與女性主義論述所訴求的情感獨立有著若干貼合處者¹⁵。相較之下，暱稱Carina的大女人主義，與學院或社運女性主義所看重的女性經濟獨立顯然背道而馳。這種大女人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在研究者搜集和分析樣本的過程中，不斷看到這種變型大女人的身影浮現：她們不服膺傳統女德，任性、自我，要求男人寵愛甚至順服，但是並不見得準備在經濟上獨立。這些身影的浮現，令人連想起這幾年來從南韓移植而來、並且在媒體（尤其是韓劇和網路）推波助瀾下逐漸流行的「公主病」話語。根據一則在網路上被廣泛轉貼（出自專收流行術語的「偽基百科」）、名為「公主症候群」的文章，在少子化、經濟富裕的台灣，出現許多「完全依賴型」的女性，要求男性如服侍公主般地對待。在交友平台上，我們或許未能見得一個完全吻合該文的「公主」，卻不難看到這種「症狀」的片斷展演。「任性」、「嬌縱」、「野蠻」、「依賴」、「喜歡被寵溺」、「需要被保護」的陳述，往往出現在同一個自述中，並且顯得理直氣壯。這些自述者自稱的年齡多在二十歲到二十四歲之間，但也不盡以此為限，例如前引Carina的年齡即在三十至三十四歲之間。從「女質」、「女性角色」到「女性情愛／

慾」，在眾多被歸類到引述流行話語的言說(類目 231, 331, 431)之中，這種「大女人／公主病」的片斷展演，佔了很大的份量，與前述「小女人」言說構成了網路女性展演圖景中最顯著的景觀。

肆、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在女體的外顯上，傳統規範已經退位。然而在女性社會角色上，傳統規範效力未消，尤其是在婚姻關係的面向上，此或許與研究對象設定為網路交友平台有關。此外，從女質到女性情愛／慾面面向上，傳統性別框框仍有其規範性。陰柔、奉獻，仍是許多女性選擇展現的自我形象。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女性主義論述長年所致力喚醒的女性意識逐漸生根，從女體、女質、女職和女性情愛的不同面面向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對於傳統勢力的顛覆力量。不管是對於傳統女體和女質框架的協商、不順服，或是在生命意義和親密關係上追求自主性，本地的年輕女性正以不同的形式展演一種別於傳統女性的主體性。

然而，伴隨著舊勢力的鬆動，我們也看到一種不同於傳統價值或女性主義內涵的新興女性圖像，以一種性別科學怪人的姿態浮現。這種科學怪人式的性別圖像，拼貼了扭曲變形的女性主義和斷章取義的傳統遺緒，在流行文化的場域中，透過通俗文本再現、形構，並且經由交友平台上的展演性言說體現。主要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中介的流行文化，已然成為年輕世代女性之間的新霸權：從女體、女質、女性角色到女性情愛／慾，流行文化框架的正面引述，均為該節點中數值最高者。幾位接受訪談的交友者表示，若干通俗文本，例如張曼娟的愛情小說或是范曉宣的歌曲等，經常成為情感投射甚至價值參照的對象。值得進一步梳理的是，這些通俗文本中所傳遞的訊息，如何偷渡或挪用某些女性主義的內涵¹⁶，成為女性主義變種或傳播的中介。

如果，言說中的眾聲喧嘩中所涵藏的勢力拉扯，意味著一種去中心的可能，那麼，就本研究的觀察，「女質」和「女性角色」可能是中心最不穩固的兩個論述場域。如內容分析所示，這兩個言說節點在眾聲喧嘩的類目上(24, 34)依序各佔 40/205 和 14/129。而這兩個面向，也正是本土女性主義在過往走過的痕跡中最顯著之處¹⁷。值得我們進一步思量的是，女性眾生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收，很可能是選擇性甚或是策略性的。在本案所有關於女性情愛/情慾的言說中，涉及性愛者多半強調自己的「潔淨」(不要一夜情)或靈肉合一，其中只有一人直言自己「愛性」(而且「只跟做過的男人聊」)。當「女性主義」、甚至「大女人主義」等，已經不是當前女性打造初次會面的自我形象時，所忌諱的標籤，這種自我形象上的「去性化」，說明著當前社會關係仍未賦予女性性主體在公共空間出場的正当性：儘管「女性情慾」在學院論述和文學作品中已成關鍵詞，但在以俗世婚姻為終極目標的性別展演舞台上，仍是不能恣意演出的劇碼。

伍、 成果自評

本研究在執行上依循著原初的計劃進行，並依不同的研究進程分別於 NWSA 和 IAMCR 年會和文化研究年會中，發表了兩篇國際會議論文和一篇國內研討會論文。文本研究中所設計的研究模型，包括以不同言說節點、言說勢力和引述模式為向度的文本分析和內容分析方法，使得本研究在試圖回答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時，有了明確的焦點和論述上的系統性。此外，此一模型已被延用到刻正進行中的男性交友研究之中。做為在方法學上的開拓，此一分析模型也可被運用於以其它形式為中介的性別展演行動案例研究上。藉由分析網路交

友平台上的展演行動，本研究也同時檢視了本土女性主義發展和效果，指出未來在論述和運動上可以再努力的方向。

在執行過程中，研究者實際上遭遇到的最大困難，在於願意接受訪談的女性交友者人數很少。除了明白拒絕者以外，多數邀訪對象以不予回應的方式回拒邀訪。由於訪題多涉及私領域，少數願意接受訪談者的談話，亦不盡然能就問題詳述其生命故事。為求得更多訊息，以應証自述與生命經驗中的關係，研究者另行搜集了若干交友者的日記，並徵得同意使用，以補充訪談樣本數過少的不足之處。在閱讀這些日記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了網路日記做為同時做一種反思性和展演性書寫的可能，此雖因溢出原本研究計劃之外，未能在研究期間完成詳盡的分析，但將可做為本研究之延伸，成為另一個單篇論文的寫作母體。

註釋：

¹截止本報告完成書寫當日，奇摩交友站上的會員檔案數共計 1648,140 個。

²本文所稱的言說節點(nodal point)乃引用了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的概念，指涉在任一論述(discourse)中的暫時中心點，以局部固著該論述意涵的優位符號(privileged signifier)。見Laclau, E. & Mouffe, C. ([1985]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p 112。為檢視女性主體形構的不同論述面向，研究者區分出文中所列的四個言說節點。如本文後所述，在研究者試圖辨示言說行動所涉及的言說節點時也發現，同一段言語(speech)之中，經常交纏著不同言說節點。有鑑於這種言說節點的交纏性，在進行內容分析研究者亦以重覆編碼方式處理。

³這三種言說勢力的區分，與前述言說節點相似，亦有其交纏面：流行文化框架可能反映了傳統性別規範，也可能偷渡或挪用女性主義。為研究操作便利，本文在「流行文化框架」中儘量排除了反映傳統規範和偷渡女性主義的案例，以指涉原生或發展於流行文化／通俗文本中的言說或挪用女性主義而生的變種話語。

⁴「圖景」(scape)一語在此借用了Arjun Appadurai 在區辨全球文化流動的多重面向時所使用的詞彙。在其原意中，文化上的圖景為一種觀點性的建構物(perspectival construct)，因為不同的成因在歷史、語言和政治的局勢中匯聚而生。見Appadurai, A.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本文試以性別展演圖景一詞，一方面描述性別展演所呈現的集體性，一方面指出其中意涵的多重言說勢力交錯性與局勢性(situated-ness)。

⁵見Mulvey, Laura (1989)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⁶有關言語的展演性(performative)面向，可見 J. L. Austin 在 1962 年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對於 performative 和 constative 兩種言說的區分，以及 1979 年 *Philosophical Papers* 中所做的修正。在 1979 年的著作中，Austin 仔細陳述了 constative speech 做為 performative utterance 的可能性。本文所採用的言語行動概念即基於 Austin 稍晚的理論修正。

⁷本文所論及的性別展演和言說引述性，在概念上延用了巴特勒在 *Gender Trouble* 和 *Bodies*

that Matter中有關' performativity 和citationality 的論述。有關此二者之間的關連性，在*Bodies that Matter*的導論中有著清楚的陳述。

⁸有關性別展演中協商性的概念，研究者挪用了Stuart Hall在說明文本接收者能動性時所發展的模型。在此模型中，Hall指出文本製碼者不一定能全然支配解碼者；後者對於文本的接收，可能出現霸權性的(hegemonic)、協商性的(negotiated)，以及對抗性的(oppositional)三種解讀的模式。詳見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Hutchinson, 1980.

⁹見Bakhtin, M.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¹⁰本土女性主義者對於美體工業之批判在公領域上的呈現，可以二〇〇〇年針對塑身美容業「最佳女主角」以十四歲少女王瞳為模特兒的「返老還童」廣告所進行的抗議為代表。當時為台灣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的張錦華與台大外文系學生黃浩榮以「還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為題，投書中國時報民意論壇批判該廣告。該廣告最後在媒體報導和婦女團體的連署抗議下不再播出。同時，一連串本土女性主義學者之間關於女體政治的論戰也因此引發。這一系列論戰被收錄於甯應斌編著 (2004) 《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台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¹¹參考資料見「廢除美麗統一綱領」部落格，<http://blog.yam.com/user/cupa.html>

¹²不過，研究也顯示，女性政治人物在媒體的能見度提高之餘，仍受役於刻板印象。見倪炎元 (2002) 〈台灣女性政治精英的媒體再現〉，《新聞學研究》，第七十期，頁 17-50。

¹³楊芳枝就近年來廣受台灣閱聽眾喜愛的電視劇所做的觀察顯示，以傳統女德形象出現的女性角色已不再是主流；同時，年輕、教育程度的女性觀眾傾向挪用主流消費文化裡的獨立自主女性，欣賞有野心、成就取向的女性角色。楊芳枝 (2007) 〈流行文化裡的性別〉，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頁 91-110。台北：巨流。

¹⁴這種迷糊、傻氣但樂觀、善良的女性戲劇角色，以「惡作劇之吻」的袁湘琴和「命中注定我愛你」的陳欣怡為代表。據AC Nelson調查，該兩部偶像劇分別創下 5.77 和 9.77 單集分段最高收視率。

¹⁵這裡所謂的「女性主義對於女性情愛的論述」主要指以通俗文本或大眾化讀物為生產形式、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較高的話語。可以廖輝英一系列以情愛為題旨的散文作品為代表，如 1989 年的《兩性拔河》，台北：九歌、1990 年的《女性出頭天》，台北：九歌，和 2006 年的《廖輝英幫你看清愛情與婚姻》，台北：健行文化。

¹⁶對於女性主義的挪用，以商品廣告最為顯著。請參見註 13 所引楊芳枝著作；孫秀蕙，蕭蘋 (2003) 《媒體廣告對青少年性別認同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形塑與鬆動》，教育部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陳志賢、蕭蘋 (2008) 〈幸福家庭的房車：汽車廣告中所再現的理想家庭〉，《新聞學研究》，第九十六期，頁 45-86。

¹⁷本文將「女性主義論述」視為一種言說勢力，乃為研究操作之便，並不假設其間同質性。在評估其「可被引述性」時，主要是以是否進入主流公領域或以其它方式提高能見度(例如以大眾為對象的非學術出版)為依據。原因在於當論述進入主流媒體話語或通俗讀物時，對於非學院或非社運圈的女性而言，才比較可能有接觸的可能。文中所指的「走過的痕跡」即以此為依據，觀察幾個指標性的女性主義團體的議程和組織化行動，包括婦女新知基金會、婦權會、女學會、女權會、晚晴協會、台大婦女研究室以及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等。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女性情慾解放的論述，雖然也經由《豪爽女人》等可接近性高的文本傳播，但其痕跡卻未在研究者所搜集的樣本中留下太深的印記。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倪炎元 (2002) 〈台灣女性政治精英的媒體再現〉,《新聞學研究》, 第七十期, 頁 17-50。
- 孫秀蕙, 蕭蘋 (2003) 《媒體廣告對青少年性別認同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形塑與鬆動》, 教育部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 陳志賢、蕭蘋 (2008) 〈幸福家庭的房車：汽車廣告中所再現的理想家庭〉,《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六期, 頁 45-86。
- 楊芳枝 (2007) 〈流行文化裡的性別〉,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 頁 91-110。台北：巨流。
- 甯應斌編著 (2004) 《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 台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廖輝英 (1989) 《兩性拔河》, 台北：九歌
- 廖輝英 (1990) 《女性出頭天》, 台北：九歌
- 廖輝英 (2006) 《廖輝英幫你清愛情與婚姻》, 台北：健行文化。

英文書目：

- Appadurai, A.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 L. (1979)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1990/1999).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Hutchinson, 1980.
- Laclau, E. & Mouffe, C. ([1985]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Mulvey, Laura (1989)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附表一：

案例一：

(略)

身為獅子座的我，是非常典型的！
害怕孤單，也害怕寂寞。極度缺乏安全感。
渴望被在乎，被重視，被關心！
甩開過去的陰影，從新過新的生活。
♀做個大男人身旁永遠幸福的小女人♀
自我意識強烈極度任性
常常躲起來一個人哭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故作堅強

(略)

案例二：

我的生活 很簡單 每天除上下班 就待在家
我很樸實 只購買 必要東西
我空檔時間 假期 家人永遠第一優先
最珍惜家人共處時光 朋友 情人 都難超越
我很居家 喜歡打掃 佈置 幾乎天天做飯
(略)

案例三：

(略)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我跟 MR. A 出去吃飯
看著清淡的火鍋湯底
想著
這個不吃辣的男人. 能陪我走過這個冬天嗎?

那是一個溫馨的假日
我跟 MR. B 去看電影
看著手裡的"鹹"爆米花
想著
這個不吃甜食的男人. 能說出甜言蜜語哄我看完這場電影嗎?

那是一個下大雷雨的午後

我跟 MR. C 約在百貨公司的門口
看著手裡拿著雨衣
想著
這個不會開車的男人, 能為我遮風避雨嗎?

那是一個無聊的假日
我跟 MR. D 呆坐在電視前面
看著手裡的遙控器
想著
這個不愛出門的男人, 能跟我一起完成環遊世界的夢想嗎?

案例四：

前陣子 第一次觀看電視上播映的 CF-信義房屋
感動的掉下淚來
相信當時一定有很多女性朋友和我一樣
覺得劇情好似在描述自己的心境....
一個人時被迫要學會獨立 學會不流淚...
學會一個人和孤單和平共處....

不過一個人的日子過久了
總希望能有個人能為平淡的日子增添些色彩
但不是約束 是適時的關心
更不要整日把想妳愛你掛在嘴邊
那會令人感到肉麻
相信只要是真心相愛
再遠的距離
再忙碌的工作
都會讓彼此感覺到對方的關心.....
(略)

案例五：

我 ♪
工作很專業... 我信任並尊重我所選擇的一切
我 ♪
(略)
我 ♪
對自己有超高的要求, 做什麼工作像什麼樣角色, 因為我專業... 專
使女人散發魅力
我 ♪

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以客戶的未來所考量...

我 ㄟ

喜歡充實自己... 不起歡膚淺! 有深度的女人... 是充滿著智慧

案例六：

傳統古典和現代新潮在我身上並不衝突

我想結婚 但小孩不在計劃之中

我只想將老公當兒子疼 當小孩寵

我想冠夫姓 這是女人的歸宿和歸屬

強過一張毫無保障的證書

我常有禮教和反骨的矛盾

但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衝突

我的原則是不影響別人 做自己就好



結婚證書

一張比信用卡健保卡還難用的薄紙

甚至不像發票 可以兌獎

但 它是獻給爸媽安心的銷貨收據

所以 很重要

案例七：：

一個喜歡蜥蜴和壁虎，個性有點男人婆的傢伙。

覺得機器比衣服來得美麗-無可救藥的怪咖.....

不論幾歲了，還是很愛看卡通，老跟姪兒女搶遙控器的老小孩

拈花惹草(園藝)的手氣還不錯

每看螢火蟲之墓和魯冰花必哭的愛哭鬼

其實有時又恰得要命

曾在衡陽路牌下問路人甲衡陽路怎麼走

相同的路走了n次，還是記不住的超級大路癡

覺得感情既麻煩又難學，還是電腦容易懂得多

..... 集結以上

我可能是個陰陽人，雖是女兒身，卻十足男人味..... 哈~~~

(略)

案例八：

脾氣有點大、沒耐性怕麻煩、大女人主義〈想奴役男人的心，應說心目中理想的男人是可
以獨當一面扛起養家的責任、不須靠雙薪來撐家〉(Carina)

我就是我.. 勺高廿勺矮.. 就是活潑外向.. 喜歡交朋友.. 聊天~~~.. 唯獨我獨特個性. 只想當自我, 大男人主義, 我不接受, 感情就是要彼此傾聽溝通。全天下的男人聽著, 長得帥又如何? 女人不是玩偶, 更不是寵物狗, 不容你說丟就丟 (馨兒)

我要當一個很帶種的女人
不要再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不喜歡的也不會再假裝喜歡
不給討厭的人機會再次證明他真的是討厭鬼
不給可恨的人機會再次證明他有多可恨~~~~ (Leave me alone)

愈來愈愛在這撒野的模樣
現實裡 那容得我如此野呢
雖然現實裡的我亦隨性的很
但在這更自在了
放肆無罪 撒野有理

=====

Y 頭碎碎唸:

Y 頭喜歡跟人交朋友

但 Y 頭不愛花太多的時間在客套的話語上

日記看過 確定 Y 頭稍稍的大女人主義不討厭

再送禮留言吧! (Tina)

附表二：

內容分析結果：

年齡層 類目	20~24	25~29	30~34	35~39	件數
111	0	0	0	0	0
112	2	2	2	2	8
113	0	1	0	2	3
121	1	4	3	1	9
122	0	0	0	0	0
123	0	0	0	0	0
131	10	12	12	7	41
132	3	5	3	0	11
133	2	7	1	5	15
14	0	1	0	0	1
211	7	10	5	10	32
212	1	3	3	2	9
213	0	1	0	2	3
221	4	7	2	3	16
222	0	0	0	0	0
223	1	0	2	3	6
231	31	18	21	10	90
232	0	0	0	1	1
233	3	2	1	2	8
24	12	12	8	8	40
311	3	6	4	4	17
312	0	3	0	0	3
313	1	9	0	5	15
321	4	2	4	2	12
322	0	0	0	0	0
323	1	0	0	1	2
331	18	9	9	8	44
332	3	0	1	3	7
333	5	4	1	5	15
34	5	5	1	3	14
411	2	8	2	10	22
412	0	3	0	0	3

413	0	6	0	4	10
421	2	4	5	4	15
422	2	0	0	0	2
423	2	1	3	6	12
431	20	12	9	8	49
432	0	1	0	1	2
433	2	2	3	5	12
44	2	5	0	4	11

- ◎ 1 : 88
- ◎ 2 : 205
- ◎ 3 : 129
- ◎ 4 : 138
- ◎ 總件數 : 560

說明：第一層(第一個數字)為論述節點，1 代表女體，2 代表女質，3 代表女性角色，4 代表女性情愛／慾；第二層(第二個數字)為話語勢力，1 代表傳統性別規範，2 代表女性主義論述，3 代表流行文化框架；第三層(第三個數字)為引述模式，1 代表正面引述，2 代表對抗引述，3 代表協商引述；眾聲喧嘩式引述只有兩層，依各論述節點區分 14，24，34，44。各論述節點中數值最大者以粗體標示。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629-H-006-003-
計畫名稱	網路世代的女性自我圖像與性別展演- 以入口網站的交友平台為分析對象 ((WR41)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王右君
會議時間地點	Jun 19-22, 2008, Cincinnati
會議名稱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發表論文題目	Performing Gender and Writing Self: a case study of women's Internet dating in Taiwan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六月 15 日晚間藉轉機之便，先飛抵紐約，除參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外，並造訪紐澤西當地華人教會和台灣移民社區，以了解未來前往該地進行異地研究的可能。19 日抵達辛辛那提，參加當日晚間的大會演說及接待活動。該演說由知名黑人女性主義學者 Patricia Hill Collins 主講，內容直指當前美國性別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種族面向。20 日上午，本人在與本校外文系副教授游素玲合組的 panel “Resisting Hegemonies: Mapping Taiwan Women's Communities” 中發表論文。20 日下午及 21 日分別出席以性別展演、女性歷史、第三波女性主義等為主旨的 panel，並且參加了由 NWSA Journal 期刊編輯群主持的 workshop，以了解該雜誌的出版方向並聆聽有關學術期刊專題編輯的經驗傳授。22 日上午飛離辛辛那提，於 23 日晚返抵國門。

二、與會心得

這次的研討會是本人首次參加以 NWSA 的年會，經驗上與以往所參加的，以媒介研究或社會學為範疇的國際研討會十分不同。除了與會者大多為女性，而且研究主題較為集中以外，該年會所展現出的女性情誼以及對於女性學者的體貼和尊重，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大會演說會場，可以看到學者帶著孩子甚至嬰兒出席，而與會者一點也不以為意。

此外，本人亦從自己的論文發表會場中得到許多啟發。會場中的聽眾對於台灣的女性經驗非常感興趣，並且提出許多很有建設性的意見，對於尚在進行中的研究有極大的助益。除此，本行最大的收獲便是有機會聽到 Patricia Hill Collins 的演說，不但對於當前美國主流論述中的「種族盲」有精闢的見解，就性別和種族問題的緊密相依關係也有獨到的見解。對於思考台灣的性別、族群和種族關係上有很大的啟示。